## "进步",但是要美好

德国的科隆大教堂,据说前后修建了600多 年。600年,这需要多少代匠人、多少位主教、多少 位执政者? 其间或有修改、变动,但这个教堂是必 须完成的,修改、变动只是为了使教堂最后的完成 更为完美。完美它,后来成为更超越的概念。

科隆大教堂的历史是一场缓慢的但持续不 断的工程进度,这种进步就像一种原地踏步。更 令人感动的是, 天主教的弥撒仪式依然像教堂 奠基时代那样举行。科隆大教堂是一个象征,但 它也是可以触摸的石头,实实在在的物体和空 间。进步在这里是无数石块乏味呆板毫无新意 的累叠;线条手工的重复,日积月累。彻底的形 而下(石料、凿子和击打凿子的形而下), 最终指 向纯粹的精神性的形而上。所谓主体创造的不 朽的精神性实体,科隆大教堂就是。

也有另一种进步,这种进步是一天等于20 年。如果一天不等于20年,那就不是进步。古人

云,日日新。这个日日新,其实是不断揩拭某个 永恒实体的新。太阳诚然每天都是新的,但一天 等于20年式的新,却遮蔽着一个常识,就是太阳 每天其实也是旧的。

主编:郭勉愈 编辑:温新红 校对:么辰 E-mail:sxzk@stimes.cn

"进一步 X",是电视上、大街上、宣传栏上、单 位过道上最常见的一个词。细究起来,进步的意 思大约是下一次比这一次更……更什么? 我省略 了"更"后面的好,因为好是很具体的,要看相对 于什么。一般来说,进步是相对于历史说的,现在 的好,要相对于讨去的好;新创造的好,要相对于 经验的好。进步是在时间中的,不是横空出世。得 知道什么是曾经好过的,才知道现在好不好。

但是这个词用惯了,许多事情,意思只是继 续运动而已;至于好不好,早已束之高阁。"进一 步",并不在"更好"上进步,原来的那一步如何 了,站稳了没有?是康庄大道、止于至善,还是陷 阱、折腾、死路……是否有再进一步的必要?好

高速地遗忘一切。遗忘似乎已经成了高速

的推动力。明知湖泊已死,河流发臭,食物有毒, 大地残山剩水,依然继续;明知城管、拆迁已经 导致了民怨沸腾,依然由着他们继续横行;许多 事情,不做到不可救药决不停止,甚至,继续进

新就是好。如此的进步,如此的你追我赶 争分夺秒是要奔到哪里去呢? 耻于下问,耻于自 省:"我们是谁,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只是要维 个高速。

但是,不会因为你诱支时间,时间就随着你 高速。日落依然出现在黄昏时分,落叶依然飘向 秋天之末。10分钟建起来的大桥还是10分钟的 大桥,100年完成的大厦还是100年完成的大厦。 进步未必都是好事,世界上许多事物,恰恰是由 于一步未进才是进步。滇池好过,它被迫进步,成 为一潭死水。洞庭湖好过,曾经"春和景明,波澜 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它其实根本不需要 进步。杭嘉湖平原上的鱼米之乡好过,它们根本 不需要拆迁。"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 花"好过,它创造了诗意。今天我们耗费巨资,痛 哭流涕地要回到原地,还不一定回得去呢!

进步的终点其实非常古老。那是先知们在 几千年前就指出的:比如伊甸园,比如止于至善。如果我们承认"桃花源记",承认马克思所谓的"人类童年时代",那么所谓进步,绝非只是破 旧立新。也许立新,但是继续曾经美好过的旧更

人民与设计师、思想家不同,人民总是从当 、身边处境、经验来想怎样才是好。就像科隆 大教堂的工厅那样,他们或许不知道大教堂最 终的模样,但知道某一块石头当前要用在某处, 才能奠基并且再进一步。

如果进一步不是经验已经证明过的美好, 还不如原地踏步或者后退

停下来想想,如今不是1840年。真的可以想 想再进步,不迟

(节选自《不曾苟且》,于坚、刘瑜等著,新星 出版社)

## 长河

在我们到达那里之前,那条河已经流淌了许

那条河,那条以它流经的地方为名的于田河, 发源于昆仑山,是无数溪流、瀑布汇集的结果。汇 成这样的一条河,需要巨大的耐心、惊人的巧合, 更要忍受巨大的消耗。而这一切巧合都发生了,-切消耗都被忍受了,才有了这样一条河。

在玉门关以西的土地上, 有着无数这样的河 流。它们有的只需一步就足以跨越,有的从源头到 最终干涸的地方,只有几里之遥。但因为它们经受 的寂寞的深重,它们所作的努力的艰辛,它们也足 以赢得敬意和感动,它们都配得上称为长河。它们 总是在春天泛滥,在秋天暴涨,在冬天枯涸断流, 它们为所流经的地方带来了冰雪融水、肥沃的泥 沙、植物的种籽以及动物的尸体;在它们流经的地 方出现了节节草、芦苇,出现了红柳林、沙枣林、核 桃树林,后来又出现了良田、居民,出现了每到礼 拜日就熙熙攘攘的集市。

我的父辈是在河流两岸栽下核桃树、在盐碱 地上种出小麦的人。他们来自甘肃、山东、河南或 是上海。他们看见了阿克苏的红色紫色和绿色的 山, 比心灵所能承受的最亲近的距离还要近的玻 璃似的星空,看见了野黄羊群像汹涌的朝霞一样 在落日下的戈壁上奔跑。

他们忍受了一条河流所能忍受的消耗, 在火 车的闷罐车厢里,有人带来了传染病,有人病死 了,就埋在沙漠里;有人偷走了别人小心携带着的 全部积蓄;有人打架,有人受伤了;有人和别人有 了私情,约好了火车一到站就逃走。在和田,他们

遇上了地震, 所有怀着巨大希望的垦荒者都在草 棚里,疾病还在蔓延,草棚失火了,有的人失去了 骨肉至亲。而当卡车到了终点时,谁也没有留在车 上,他们纷纷跳下车厢,抓起一把发硬的、白花花 的盐碱土,仔细地端详。

在他们之前,还有那些王震的垦荒战士。那 些到过南方和北方,最终由儿女把报丧的家书 寄回东北、寄回平原的战士。他们为节省唯有的 身衣服,在劳动时赤裸着身子。几万、十几万 个男子,赤裸着,像一块块黑色的金子,散发着 胶质的光芒。几万、几十万个男子的身体,像道 黄色的洪流。

男人在30岁就显得苍老,孩子在拼命长大。 棉花田、苜蓿地全都望不到边。沙枣林里的沙枣, 全都落在地上,无人捡拾。所有走上几天几夜也到 不了头的宽而硬的白土路,全都是脚踩实的。如果 想见到沙漠必须走上100里路,想打到黄羊,就得 带上帐篷。即使是一年一版的地图,也来不及写上 所有新出现的村落、镇子,那些音节优美的地名, 如果翻译过来,本应是"野狼出没之地"、"飞鸟坠 落之地"、"大风口",候鸟飞去南方,再飞回来,就 找不到自己的沼泽。

于田河, 是不是还在皓月笼照的大漠里日夜 不停地流淌, 每到春天就有巨大的冰块在河中拥 挤着? 那河边的红柳林、芦苇滩,是不是还在依序 生长着?草地上的男人是不是还在歌唱?而每到秋 天,无边的草都会变成枯黄,来了风,就随风起伏 着,像银白的浪,而每到夜里,远远近近,都是野火

(节选自《怒河春醒》,韩松落著,上海三联书 店)



图片来源: http://www.nipic.com

早晨,看见对面的屋顶湿湿的,很松润的样 子。盥洗完毕,才听见自己心中冒出话来:咦!春 雨。再走到窗前,看昨夜雨过的痕迹。这一夜的 雨,真是与看了一冬的雨的感觉大不相同了。

蜡梅香弥散的时候,漏过云隙的阳光就一 天多过一天。小区中庭那两树红梅的花蕾也一 天大过一天

那时就想,雨水也要变得温软了

不想,这雨水在一个无梦之夜来了,又走 了。只留了一些湿湿的痕迹在对面的屋顶。那是 雨水浸入到物体内部, 使一切松弛并得到润泽 的痕迹。这便是春雨的痕迹。打开锁闭很久的窗 户,空气也带上了清新温润的味道。

我挑了维瓦尔第的《四季》佐餐,要让乐队

放大了的声音告诉所有事物,春天来了! 古人有所谓"二十四番花信"的说法,以梅 花打头,楝花排在最后。楝花开罢,以立夏为起 点的盛大的夏季便来临了。

住家小区的院子算得上宽敞,容下了众多 植物。中庭疏朗处,有一树紫薇和两树红梅。紫 薇属于盛夏,此时自然全无动静。而两树红梅十 多天前花蕾就在瘦硬的枝条上一天天膨胀,慢 慢酝酿成了并不飘走的淡淡红云--- 远望有 形,近看却又只见一朵两朵梅花试探性开着,稀 疏零落,而且干涩。不过,经过昨夜那样的温润 的雨水,那树梅花应该开了。

当阳光驱散薄雾,下楼就望见那团红云更 加浓重,步步走近,那红艳并不消散。因此知道, 这一树红梅花真的开了。这一树? 不是说有两树 吗?的确是长得好看的那一树热烈地开了。另外 .号楼相儿株高大 香樟的阴影下,直到中午才晒到太阳,总是受了 委屈的样子,枝条不繁盛,花蕾也稀疏,所以这 -夜春雨仍没将那些花蕾催开。

再出门时,就看到城里城外,四处的红梅都 应时而开。而且,玉兰与海棠,花蕾膨胀得都很

自然要翻些古人写梅花的诗来读。

陆游的《咏梅花》引起我的兴趣:当年走马 锦城西,曾为梅花醉如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

虽未描摹出梅花的情状, 倒是写出了宋代 在成都看梅花的地理。"锦城西","青羊宫到浣花 溪"。杜甫当年种桃写诗也在这一带地方。是唐 宋时来成都的外地名人依成都地理写出好诗的 地方。我也想在这几日,挑一个好太阳,有小风 的午后,在人过杜诗的万里桥某处泊了车,沿当 年的濯锦之江,向西而行。这些地方都是当年的 城外村野,所以梅花能开得"二十里中香不断" 今天夹岸尽是楼房,虽然"香不断"已无可能,毕 竟河的两岸十多年来,重新垒堤铺路植草栽树, 景致颇有些可观之处

再补充一点,和蜡梅一样,梅经过广泛培育,已经有了众多的难以——辨识的品种。枝 形、花朵的颜色、花朵的单瓣或复瓣,复瓣的复 杂程度,都是辨识特征。

植物分类学上,梅和蜡梅又很不一样。蜡梅 很孤独,一个品种自成一科,就叫蜡梅科。梅却 出自一个热闹的大家族——蔷薇科,和好多开 花好看的木本植物桃啊,樱啊,都是本家亲戚。 植物学还讲,梅花的花瓣为五瓣,那应是野生原 种的形态特征,如今城里园中道旁,那些盛开着 的,都是园艺种,有单瓣也有复瓣。复瓣者就是 经过人工培植诱导的品种。往哪个方向引导呢? 当然是往使花朵繁盛与热闹的方向,于是复瓣 的梅花便更要繁复地重重叠叠了

上找而言,还是喜欢那些单瓣的,更接近野 生状态的品种。

(节选自《成都物候记》,阿来著,江苏人民出

■陈乐民

个历史问题的误解。不 记得从什么时候起,在我思考 些历史上的问题时,出现了 两种"封建"的概念。一时间, 我有些犯迷糊。

本来是清楚的。当初念古 文,柳宗元两篇讲中国历史上 的"封建"的文章《封建论》和 《桐叶封弟辩》,已经把中国什 么时候叫"封建"时期交代清 楚了。柳宗元把自有古史以来 至"秦有天下"以前叫做"封 建"时期是很清楚明白的。后 来简化为"废封建,立郡县"六

这一废一立的制度,明末 清初的王夫之说"二千年弗能 改矣"。中国历史,从商周起, 无论先秦的封建,还是秦始皇 以后的皇权专制,都是以"礼" 治民,等级制度和观念一路贯 穿下来,这是中国文明史最难 改易的。这些资料说明中国的 "封建"时期在先秦。我先前是 这样理解的。

自从进来了历史唯物主 义的五种"生产方式"之后,特 别是读了郭沫若、范文澜等不 少权威的论著之后,我脑子里 产生了一种"革命",原来我所

理解的"封建时期"在先秦的早期有很大一段 该算是"原始共产主义"和"奴隶制"。所谓"封 建"则一直贯穿下来,我钻牛角尖的是,秦始 皇不是已废了"封建"吗?总之,历史唯物主义 说:那不算,秦汉以后才是"封建"时期,要不 是帝国主义打进来,中国也会像西方一样进 人"资本主义"的,再经过革命进入"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中国历史就完全可以合了历 史唯物主义五种"生产方式"的辙了。不过这 个"辙"合得十分勉强。

老天不睁眼,偏偏杀出个帝国主义来,把 上面的纸上谈兵画出的路线图打乱了,于是 插上了一段"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这时的 "封建"二字早已不是柳宗元的意思了

在念中国史时,在学校里也读世界史西 洋史。其中在资本主义形成之前有 1000 来年 的"Feudality"时期,不知最初出自谁手,把这 段时期译为"封建时期","封建"-一词,中国古 已有之,顺手拿来,这译名倒是既现成,又很 确切的。实际上,在西欧既有"封"也有"建"。 就这样,中国的"封建"和西欧的"封建",画上

不过照我理解,笼统译为"封建"并没有 表达出在西欧其实是"建"多于"封"。Feudality 源于"Fief",译为"采邑",发展为独立性很强 的庄园领地(如果我把 Feudality 译成"采邑' 时期或"庄园"时期,定会引起我难以回答的 学理问题),渐有了各自的法和权,特别是有 了各自的工商业、税收、司法、宗教、教育、医 疗等等,市民社会的理念和萌芽以及民族国 家都已在这个时期孕育。在精神领域里,从 13世纪起逐渐产生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发为近代自由、民主思想之滥觞。"文 艺复兴"出现在"中世纪"的尾声,这些事情谁 都知道,西欧的"封建时期"接着的是近代资

至于中国的"封建",它的直接后续,不是 像西欧那样接上新世纪,而是孟子说的"定于 ,是"二千年弗能改矣"的皇权专制制度。 所以,此"封建"非彼"封建",所处时期不同, 内容更不同,一为上古,一为近古。

如果不是在 19 世纪中叶历史的际会与 西方文明相遇,几乎可以肯定,中国皇权专制 还会巍然不动。西方文明进来了才催化了固 结不解的中国古代社会,才有了发生变异的 契机。我曾经把皇权专制比作"易拉罐",必经 外力才能把它打开,它自己是不会自动打开 的。康有为、郭嵩焘都曾表达过这个意思。

改革开放后,有人提出我们反封建主义 不彻底,这话说得一点儿不错,但这个"封建 主义"必须指祸害更加严重的专制主义。因为 中国历史在先秦封建之后是一以贯之的皇权 专制制度,它的流毒影响才是我国政治文明 身上的病灶, 只一般说反封建主义容易打马 虎眼。在我们一般人的了解中,最容易的是把 那些落后的风俗习惯称作"封建",是很"泛 化"的,如父母包办婚姻,上坟烧纸等 不觉地"淡化"了专制的根本主题。

(节选自《给没有收信人的信》,陈丰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梦里家山

我的故乡高淳,位于江苏省西南端与安徽 省交界的地方,恰好是"吴头楚尾"。地势东高西 低。东部是茅山山脉和天目山山脉的衔接处,山 高林茂,俗称"山乡";西部为丹阳湖、石臼湖、小 南湖三湖所环绕,溪河交错,苇岸无穷,俗称"圩 "。最早的县治固城始建于公元前541年,比楚 威王筑石头城置金陵邑(前 333年)还早 200 来 年,可称古邑。

到我出生的时候,固城早已荒废,县治淳溪 镇也只是一个仅数千户人家的小镇。

镇上只有一条三米多宽、青石板铺面的弯 曲小街,俗称老街。两旁店铺系明清建筑群,楼 宇式双层砖木结构,挑檐、斗拱、垛墙、横桁矮 窗。油漆剥落几尽,裸露着灰色的木头。在街上 走,有一种忧郁的感觉。

淳溪镇有一寺塔,叫聚星阁,第一层石头门 楼,第二第三层皆六角形木结构,飞檐十二,凌 空欲去,更生动。二者都是始建于明嘉靖二十年 (1541年)的古建筑,保存完好。解放后,聚星阁 地后无法运走,一直横在那里。大跃进时砸碎,

位于淳溪镇东面的小南湖,又叫固城湖。由 于中生代燕山运动后期的地层断裂,小南湖东 岸的原始湖岸线几成一条直线(它现在已被围 湖造田弄弯了)。直线那边,平行地、但不均匀地 分布着马鞍山和十里长山的山脉, 这些山脉到 湖边就断了,成为悬岩峭壁。主峰大游山由砂 岩、火成岩及石英砂岩组成,海拔187米,林深石 黑。八年抗战时期,日军占领了淳溪镇,我们全 家逃难,就躲在大游山中。

所有这些山脉,全都被森林覆盖。山上几乎 全是松树,山下则是毛竹和杂树,主要是橡树、 枫树、枣树、棠梨树和毛栗子树。树林里有趣的 东西很多。即使灌木的丛莽,也都是无尽藏的宝 库,那里面有覆盆子、浆果、草莓、甜心草。野生 动物很多,有时闻得见狐狸或者野狗的气味,知 道它就在附近,但是看不见。知道它们的存在, 就感觉到野风拂拂,生活更加有趣。

不过这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世界, 现在已经 没有了。现在高淳的地貌,已经完全改观。在圩 乡,由于围湖造田,80多平方公里的小南湖只剩 下大半,260多平方公里的石臼湖只剩下小半,3000多平方公里的丹阳湖整个儿变成了田野。 由于人口爆炸,淳溪镇的面积扩大了至少10倍, 把附近的许多村庄都吞没了。一排排五六层整 齐划一、互相挤得很紧的公寓楼,代替了昔日小 院横斜的老式民房。街道拓展得很宽阔,河被两 边夹紧,变得很狭。水泥筑成的码头上人挤人云 输繁忙。河上机动船团团冒烟突突作响。下水道 很多,河水浓稠腥臭,漂浮着油污垃圾。河上已 经有两座公路桥了,从桥上望出去,即使在夏 天,也难得看到一点儿绿色。固城湖湖管会和江 苏省渔业厅投放的30多个网箱里,频频有鱼儿 全部死光的纪录。 山乡的变化更大。"大跃进"全民炼钢时,树

木都被砍伐一空,所有的山全部光秃。水土流失 严重,以致许多地方几乎寸草不生。1979年开始重 新造林,但可以造林的面积已经很小。许多原先是 森林的地方,这时已变成农田和村庄。原有的村庄 迅猛膨胀,同时又增加了许多新的村庄。从因竞相 开采石头而褴褛不堪的山上望出去, 村连村店连 店,厂矿企业处处冒烟,一派城郊景象。特别是新 房屋都用红砖砌成的,望上去特别扎眼。纵横交错 凹凸不平的公路和土路上, 以及因水质污染而消 浊不堪的河道上,卡车、小型拖拉机、三轮摩托和 机动船拥挤吵闹,卷起阵阵黄埃,喷出团团黑烟。

回到故乡,极目四望,恍惚中竟不知身在何 个虚无缥缈的梦境。

(节选自《寻找家园》,高尔泰著,北京十月文

## 农具在超市的尴尬

在 711 号园,我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耕 种便像睡醒后记忆犹新的梦,翩翩地舞着,走进 了我的新生

我开始了耕种。耕种如奢靡的生活需要钱 币样需要农具。在北京、上海、广州等这些超大 繁华的城市里,有钱可以信手买到尊严、爱情、 别墅、汽车等等一切现代生活的标签,但不一定 可以买到种地的农具。那些开阔、宽敞的招市和 所有传统、现代的商店里,货架齐整,物品丰饶, 但没有给千百年来供养人们吃穿的农具留下-席之地。

农具一词已经非常古老,在城市里说出农具 字,颇有了唐诗宋词的味道,而和日常间的种 地、穿衣没有什么关系。倘若把农具摆在超市出 售,无人问津是一种必然。

我跑了许多大店小铺,问有没有卖农具时, 所有的目光都在向我说着同一句话:"你是从神经 病院出来的吗?

但是,有一天我在北五环外远郊的"绿色家 园"中看到了农具。那家专卖地板、瓷砖、灯具、炊具 的家装商场中,明亮灯光下一角的货柜上.摆着涂 了绿漆的铁锨,上了油彩的锄头,还有包着油纸的 十字镐、农家剪、斧子、锤子、镰刀和专供盆景使用 的抓勾和枝剪。这些生来就是为了与土地、草木结 为亲友的农具现在被人们割断了它与土地的血 缘,被当作工艺品涂漆包纸,摆放在那儿与火炉和 烤漆等现代工艺加工过的木质地板邻居着。人们 从它身边走来走去,一掠而过的目光。

农具成为工艺品被摆在都市的商店,这是人 类文明的异化。它在那被誉为"家园"的商场里出 现,全部的意义,就是证明这家商场的应有尽有。 我欣喜地朝那些农具走去,多少如同看到了我丢

失的儿女样意外和惊喜。然而掏钱购买时,售货 员才发现那些农具在明码标价的商场里,竟然没 有商品的价签贴在它的包装盒和包装油纸上。农 具踏着乡村的古道,千里迢迢地从某个村头欲塌 未倒的铁匠炉里走出来,没有走进乡镇传统的农 具商店,而被作为工艺品摆在了大都市的商场一 角。走入商场而又不被视为商品,只是摆在那儿 作为应有尽有的商业物证,这是现代社会给农具 的一条新的出路:让它失去自我,失去价值、失去 农具的心灵和力量,成为躯壳的标本,如蝴蝶标 本样被夹在供人欣赏的书面里。我们无法知道农 具作为生命从铁匠千辛万苦的锤下孕生后,而从 来没有让它和土地与农作物见上一面,这是否还 应该称它为农具让它存留在这个被市场左右的 世界上? 但它既不是商品,也不是农具,它又是什 么呢?

农具在都市和都市人那儿完全失去了记忆、

意义和存在的理由。终于明白,人们以追求和创 浩文明为借口,一代代从农村奋斗到都市的命运 之跌宕、感伤和欣喜,其实最根本的目的,不是人 们惯常说的事业、爱情和荣誉,而是为了对农具 最彻底的摆脱,让农具的记忆,在根本上从头脑 中剔除。农具的命运和价值,在中国的都市和数 亿从农村奔向都市的人口中,已经失去了存在和 谈论的意义。

对农具失去记忆和情感, 是现代人最精确的 标志。为了表达把农具摆在货架上又忘记它是商 品的歉疚,"绿色家园"的一个部门经理,把我请 到他的办公室里,坐在他的电脑屏上正显示着 '种菜养禽"的游戏图边,给我泡了一杯上好的绿 茶,说了一句关于农具最为经典难忘的语录:"你 买农具啊,你的生活太奢侈了!

(节选自《北京,最后的纪念》,阎连科著,江 苏人民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乙3号 邮政编码:100190 新闻热线:010-82614583 82614597 广告发行:010-82614586 82614588 传真:010-82614586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第8037号零售价:1.00元年价:228元解放军报印刷厂印刷